

四 幕 話 劇

我要做人民的好兒子

劉 川 · 周特生 · 楊履方 合著

新華書店蘇南分店發行

・ 時間：一九五〇年春天。

地點：江南新區某鄉。

・ 人物：

王剛 北山區區黨委會委員，派赴北上鄉掌握生教工作，二十五歲。工作負責，積極肯幹，但是思想上沒有建立真正的羣衆觀點，因此作風上是包辦代替，強迫命令，蔑視羣衆，個性有些急躁，粗忽。

張子正 北山區區長，三十四歲。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者，整天忙於瑣碎事務，反倒忽視重大問題。

梁誠 區教導員，卅五歲。有長久的工作經驗，做事沉著而有魄力，和藹仔細。缺點是羣衆路線走得不够深入，祇走積極份子路線，掌握情況不够，因此影響對黨團的堅持和貫徹。

范秀齡 區委會委員，女性，廿三歲。貧農出身的幹部，理論水平不高，但很實際，細心，能深入羣衆。

朱阿大 北上鄉農會主任，兼鄉長職務，貧農成份，忠厚老誠，口齒遲鈍，四十幾歲。

宋補根 廿歲，農會小組長，積極份子，貧農，性格直率。

馮老媽 軍屬，五十幾歲，性子直率爽快。

愛姑 鄉的女兒，十八歲，非常活潑，很懂事，敢出頭，積極份子。

李阿毛 北上鄉農會委員，二十二三歲，小流氓，出外跑過碼頭，不事生產，無家無業，過著靠騙為生，解放後，假裝積極混入農會，破壞生教工作。

姚國正 外鄉人遷居本地，過去在地方上頗有勢力，人稱爲「姚先生」，實是國民黨特務，能寫會算，新近從上海回來。

趙阿慧 中農，四十幾歲，慳直，牛脾氣。

徐老爹 五十幾歲，中農，胆小怕事。

李阿漫 阿毛妻，後改名「張秀蘭」，原來是個年廿寡婦。無田地，但略有積蓄，解放後被李阿毛騙上手，性倔強，頗明大義。

指導員 區中隊指導員，二十八歲。

老 薛 區委，三十來歲。

老 周 區委，三十歲。

農民甲

農民乙

農民羣衆十至廿人。

阿 小 男小孩，十來歲。

小 妹 女小孩，十來歲。

第一幕

江南春天的上午。

北上鄉鄉政府內。

一家地主祠堂改成的辦公處，門高屋大。一眼就看得出來，這是正廳房，屋梁上還懸着匾額，正面是一排半截格子窗的門扇，通外面大門，左右有門通廡室、農會辦公室，和鄉政府保管種物的屋子。屋內有方桌、長凳、椅子、屋梁上吊着幾大英燈，桌上堆着書、報、筆墨……看來，這屋子是常常開會的地方。牆上還貼着個袖像、紅綠標語和漫畫、年畫等東西。透過窗洞，可以望見院子內的動靜，現在是春天，剛長出嫩葉的槐樹枝，隱約地在院子內搖動着。

閑急：鄉政府一大早起，就在發本鄉的救濟米，院子內鬧騰騰，聽不清誰在講話，窗子上，人影不斷的來回走動，有的是扛着米袋的農民，有的是跑着的，沒領到米的人戶，有幾個較高的聲音在叫。

「阿水，領救濟米！」

「宋洪才！——二十五斤！」

「根大！——二十五斤！」

「爲啥我們領不到米呀！——」

一會兒，聲音小了，人散去，幾個人從正面走進屋內來，一邊走，一邊在叫嚷。

爲頭的，是朱阿大，抱着一捆米袋子，渾身是汗，皺眉苦臉的走進來。後面是拖着一個木，好美善的姚先生，他一個人穿着長袍大

褂，戴着眼鏡。再後面是李阿毛，他挽着袖子，指手畫足，一邊走，一邊氣憤憤的向後面幾個人埋怨，後面跟的幾個人是：宋補根、馮老媽和愛姑，他們拿着空空的口袋，一臉的不高興。

李（邊走邊說）跟着我！跟着我屁股轉有啥辦法？兩千斤大米，一大早，發得連顆米花也沒有了，叫我吐出幾斤給你們？

姚（假裝嘆氣）唉！公家事情難辦！幹部不好當嘍！

李 我當這芝麻大的農會委員，圖個什麼？自家一粒米沒領到，反叫人跟着屁股要救濟糧！（扯着朱）阿大！你是農會主任代理鄉長，說句話呀，想辦法呀！

朱 唉，阿毛，我有啥辦法呢？

愛（不服氣）誰跟着你屁股要救濟米啦！我們上河、下河兩村，發救濟米的人家，全歸你指定的！人家在鎮上做大生意的都救濟了，我們軍屬倒不該救濟？

馮 呃，不是田沉了，小菜又賣不起價，誰要你這救濟米？我們又不是會吃不會做的人家！

李 放屁！誰做大生意領了救濟米？

宋（直翹翹地）你村裏趙老萬、何有財兩家，誰不曉得在鎮上開柴行，鄉下有田地，反倒該救濟？

李（跳起來）發救濟米是看災情輕重，人口多少發的，不是我李阿毛一個人做主！阿大：吮聲氣呀！

朱 唉！阿毛，吵什麼呢，好好跟補根講吧！

李 你當鄉長的縮頭，倒叫我來坐蠟燭！（回頭對馮等）我管不了，我管不了，你們找鄉長去！

愛 你倒推得干淨！

宋 找鄉長！——

李（往外走）對啦，找鄉長解決！噢，跳他娘的一大早，肚子還咕咕直叫呢！（阿貓上，李站住，笑起來）趙阿貓！你拿

米口袋裝什麼？趕熱鬧嗎？

朱（也覺意外）阿慧，你怎不想想——

趙（直率地）我就是想過了才來的！趙老萬、何有財兩家該領，我就不該領？

李（信口亂說）人家田裏沉得沒一根秧苗。你呢？又是富農，又收足了稻子，沒叫你借出點來就算便宜你啦。哼，領救濟米！？

趙（忿然）我一家十二口人，種廿畝自田，又沒出租一分地，又沒個僱工，又沒剝削別人，算什麼富農！阿大，你說？

朱 阿慧，你別吵呀！

李 定你富農成份，是王剛同志去年秋徵時說的，不是我李阿毛造謠呵！

趙 呃！王剛同志欺我人老實！吃準了我！地裏收五成，公糧倒要全出。去年徵秋糧要給我打點折頭，誰稀罕這幾斤救濟米！

朱 阿慧，話不拉遠了，這回發救濟米，我們人手不夠，辦這事體沒經驗，又沒跟大家動員好——

馮 是麼，誰窮，誰富，誰斷了烟火，誰有得吃，先該有個調查呀！

李 沒調查？那天開會，叫你們發言，你們死不張嘴，活像一尊尊泥菩薩。

宋（揭穿李）那叫開什麼會？人頭沒幾個，誰發米，誰不發米，你啞吧吃糰子，肚裏早就有數了，還叫我們說什麼？

朱（安慰地）補棧，你跟老媽兩家是斷炊戶，我清楚，你們別急，等王剛同志來了，再想法子！

愛 沒領到米的斷炊戶，我們村裏還有三四家啦。

朱 都一齊搞清楚！阿慧，你聽我說，別爭了吧？

趙 不爭！趙老萬他們兩家爲什麼該領？——

李 （恨恨地）你鴛一口鵝一口的咬定趙老萬何有財兩家！你跟
他兩家有解不開的仇嗎？

趙 我倒沒仇，就怕你有私！

李 放你媽的屁！我有私？趙阿鰲，丟出來的磚頭，塊塊要落地，說出來的話，句句要負責，話不講清爽，你別想出這大門。

趙 有理走遍天下，憑什麼我出不了大門？你要真沒私心，急什麼？

李 啊！我有什麼私心？你說？

朱 阿毛，你急什麼，他是說氣話。

李 氣話！他這種調皮人家，明明是造謠搗亂，說不定還跟土匪
特務有勾結啦！

姚 （邪笑）噢，大家都是本鄉本土的弟兄，說這種話難聽吧？
爲了點救濟米就吵得臉紅脖子粗的，算什麼？阿鰲，你這性
子就是太直鰲啦。你替阿毛想想看，他熱心熱腸爲大家辦
事，倒落不着個好字，芝蔴大點小錯，你就說他有私心，他
怎不急呢？他自己也沒撈一粒米上腰包。

李 對呀！我李阿毛自己要領了一粒米，天誅地滅！不是人養的
！我沒田沒地，吃了上頓，顧不了下頓，我才真正是個無產
階級呢，我不該領救濟米麼？爲了窮兄弟，我還空着肚子跟
大家辦事，我圖點什麼？

趙 （答不上來）好，你有理，你有理。

宋 別跟他嚙嚙了吧，阿鰲！——阿大，你看，我們這日子怎末
過哩？政府就是發下來幾十斤救濟米，坐吃山空，也頂不了
事呀！

愛 呢！鄉長，救濟米不分好醜一搗平發，這個辦法不好，大家

都死心靠政府，不想動手生產啦！

朱 唔，你說對啦，荒年餓不死勤勞漢，自己生產最靠得住啦。

愛 （熱心地）真的，大家來動手動腦筋，災荒才過得去呀！這樣坐吃山空，政府也管不了這許多人哇！

宋 愛姑講得好。

朱 政府也是這主意呀，昨天我上區裏去，張區長說，政府救災有辦法啦，叫做「生產自救」。張區長說，今天就派王剛同志到我們鄉裏來，領導大家搞生產救災工作，不許餓死一個人。

樂 王剛同志要來，什麼時候？

朱 快啦，說好今兒一早來的。

姚 （向李）王剛？！

李 噫，王剛同志！區委會的委員，去年來過的。

趙 （埋怨）又是他！那個火星子，他會把事情搞好？哼！

宋 阿慧，你一輩子就是忘不了去年秋徵那回事；人家王剛同志工作負責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又不是爲自己，有什麼不好？

愛 王同志是火星子，你那牛脾氣就好？去年訂你是富農成份，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錯，看你那兇樣，扭着王同志一頓吵，難怪他發火啦！

趙 我不好，我不好，反正我糧也出了，葫蘆也釀成瓜了，我活該倒霉！等着瞧吧；看他今年能變出個什麼把戲來！

姚 （不同意趙）你就會說這死心眼話！人家王同志去年一來，就幫我割稻子，打場、風車，那點不好？呃，阿大，王同志就來嗎？

朱 噫！今天來的人多着哩，區長，教導員，范同志都要來。

愛 范同志，是范秀齡麼？

朱 呃，范秀齡。

愛 (高興) 媽，這范同志人可真好，新年那回我到區裏寄信給大哥，就是她代的筆。

媽 就是那個剪短頭髮的女同志？

愛 是啦，媽，就是她。

李 阿大，區裏下來這麼多幹部幹什麼？

朱 幹什麼？救災呀！

宋 救災要這許多人？

朱 我們北山鄉是北山區的重點鄉呢！梁教導員說，我們這鄉的生產救災工作，一定要搞好，別的鄉還要學我們的經驗哩。

姚 (擔心地) 哦！重點鄉！派隊伍來麼？

宋 又不是打土匪特務，還要派什麼隊伍。

姚 (放心) 就是王同志一個人？

朱 還有我們農會一道幹哪。

馮 (欣喜的) 這就好啦，王同志一來就好啦。

姚 (雙關地) 唔，這王剛同志一來，我們村裏就有辦法啦！就熱鬧啦！阿毛，太陽當頂了，到我家裏吃頓便飯吧，朱鄉長，一道去！

朱 不，我等王同志來。

姚 吃過飯再來等也成呀，朱鄉長，幾次你都不肯賞臉！

朱 不，我不去，我有事。

(外面院子裏有一個人叫：「朱鄉長在麼？」)

朱 誰呀？

聲 我，王剛——

朱 哦！王同志到啦！

衆 王同志到啦！

(大家往門口跑，正邁着背簾背上來的王剛和范秀齡同志。)

王 (愉快地) 好嗎？你們，(向范) 坐坐，(把背包一放) 馬

上就佈置工作吧？

范（笑着）你急什麼！

李 王剛同志，我剛剛聽見阿大說你要到我們鄉來，沒想到這麼快，一眨眼就到啦。

王 工作任務要緊嘛，怎麼好拖拉的！（對范）小范同志，這幾位農會的同志你都認識吧？

范（指李阿毛和姚）這兩位同志不大熟。

王 我來介紹，這位范秀齡同志，區委會委員，生產救災工作委員，以後要常來我們鄉的！（對范）這位李阿毛同志，農會委員，積極份子。

李（得意）王同志誇獎了，往後請范同志多領導我們。

姚（插嘴）王同志，阿毛真是個頭號積極份子，替農會辦事，又熱心，又能幹，又任怨，又任怨——

王（向阿大指姚）這位——？

姚（上前鞠躬）敝姓姚，名國正，國民黨的國，正氣的正。

李 姚先生也是個積極份子，剛從上海回來，解放前在上海甚麼工會——

姚（補充）布業工會。

李 哦，布業工會黨會計，現在幫忙農會算帳。

姚 不敢，不敢！兄弟在上海做革命工作，回鄉來也為革命服務，這是應該的，嘿嘿，應該的。

王 呵，好好好！

范（向愛等望）你們——？

愛（跑過來拉范的手）范同志，你還記得我麼？

范（思索地）哦，你！好面熟，讓我想想看——你是軍屬馮……馮愛姑。

愛 對啦，過年時，我到區政府來請你跟我大哥寫過信，你不記

得了。

范 誰不記得你這個女積極份子？

愛 (拖媽) 這是我媽……

范 老媽媽你好？

馮 還好，就是去年大水把田沉了，地裏沒收着稻子，沒吃的。——

王 (開始不耐煩) 阿大，他們幾個有事麼？

朱 就爲了救濟米……

王 救濟米暫時不發了，現在要攪刷業生產！

宋 王同志，我們幾家斷炊戶該發的，沒發着……

王 沒發着，阿大，這是怎麼搞的？

朱 (礙難) 我們人手少，沒搞過……

王 唉，阿大，你這老毛病還沒改，一作事就強調困難，困難！

朱 (被誤解) 王同志，我是說，說——

王 我曉得，你是說人手少，工作沒經驗，出了屁漏，是不是？

朱 (默然) 唔！

李 (急辯解) 是這樣的，王同志，他們幾戶人家——

王 (揮手制止) 現在不是談這個問題的時候，這麼辦吧！(對馮等) 你們先回去等着，沒領到米的再想法子，現在我們有要緊工作，去吧。

宋 好，王同志，你一定要想辦法呵！

愛 范同志，你幾時回去，到我家來坐坐呀。

范 好，準來看你跟大媽，(安慰地) 你們別急，政府會給你們想法的，啊！

馮 那就好，那就好！范同志，我們不是裝窮，實在是地裏一顆米都沒出，有頭髮誰願當禿子呢。

愛 媽，曉得什麼，人家范同志有事，(向王) 王同志，我們走

啦。

王 (不耐煩) 去吧，去吧，(愛、嬌、宋下，王發現趙，奇怪地) 這不是趙阿翹？阿大，怎麼着，他也領救濟米？

趙 (直懸地) 我怎麼不該領？

李 (挑撥) 王同志，他在鄉政府鬧了一大早啦，罵天咒地逼着要救濟糧！

朱 (不滿李) 阿毛——

王 (不聽他們) 你該領？全北上鄉的人都該領了，這樣搞工作怎麼不發生偏向！阿大，你這救濟米是怎麼發的？

朱 (急了) 王同志，他沒領呀！

王 我知道他沒領——我是說，這樣的人家怎麼劃進救濟戶的？

范 哎，王剛同志，阿大不是說他沒有領米麼？

王 這是原則問題！我們非要掌握原則不可，我們救濟的對象主要是貧僱農、沒收成的人家，你懂麼？阿大！

朱 (給他吵得轉不過腦筋來) 是，是。

王 今天在新區工作，尤其要掌握政策，不能講人情，不能動搖，記住！阿大，以後的工作任務還重大得很咧！這種錯誤不能再犯啦！

朱 (委屈地) 是是。

王 (決斷地) 阿翹，救濟米沒有你的份，回去吧。

趙 怎麼沒有？

王 你沒有領救濟米的條件！

趙 什麼條件？

李 (站出來) 你是富農，去年收成又好！不叫你借出點來就好啦！

趙 我是富農？趙老萬、何有財還是地主呢。

王 我承認你不是富農，這又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呢？

趙 他兩家該領，我就不該領？

王 （意外地）他兩家領了米？

范 是在鎮上開柴行的趙老萬？這兩家是地主——

李 （企圖掩蓋）趙河灘，你不要瞎三話四！

王 阿大，你們真是胡搞！簡直把國家的糧食白糟蹋！唉！你這鄉長是怎麼掌握的呀！

朱 這兩家在阿毛村上，是阿毛劃定的。

李 哎，阿大，你不能推給我——

王 算啦，算啦！（急燥的走來走去）還有什麼推的？

范 王剛同志，我看，這個問題先不談吧。還是把今天要開會的事情，給朱鄉長傳達一下吧。

王 （想了想，餘怒猶存）好吧，我把工作任務傳達一下，阿大，阿毛，（兩人注意聽）你們馬上去把三個村子的農會小組長找來開會，討論副業生產的辦法。

朱 副業生產？

王 唔，這是區委會昨晚開會決定的計劃，把三個村的羣衆組織起來，集體去東山砍柴，運到蘇州、無錫去賣，利息很大，現在就等我們組織起來幹了。

朱 這個事——。

王 （流水似的）我們要發動羣衆到東山砍柴運柴，有米出米，有船出船，有人出人，這個工作馬上開始，現在開小組長會，晚上開羣衆動員大會，明天分村編組，後天就出發！

范 （驚）後天！？

朱 （驚）這麼快！？

王 快？我還怕來不及哩！上級的命令是不准餓死一個人！同志，完成任務要緊，快去吧，去吧。有意見開會談。

李 （附和）我沒意見，贊成！

姚（阿諛地）王同志，你辦事真有魄力。（鞠躬下）

王 去吧，去吧！（衆下，王轉對范）小范同志，你看看這兒的具體情況吧！教導員昨天再三的說，要耐心說服羣衆，打通思想！嘿，誰不想耐心說服？——看吧，發一點救濟米就炒翻了天。叫他們生產自救吧，就洩氣啦。別人不談，就說朱鄉長吧，我把副業生產的計劃說給他聽，他連氣也不吭一聲，活像這工作沒他的份兒。

范 你講那麼一長串，就沒給別人插嘴的空子，叫人家講什麼？

王 好好，又是我不對。

范 說真的，王剛同志，我覺得教導員昨晚上的意見，還是有些道理，我們不要急於求成，先了解村裏的實際情況，再放手發動羣衆。

王 你總是跟着梁教導員屁股跑！小范，梁教導員的原則是對的，我王剛革命了四五年，也打過游擊，飛過土改，還不曉得共產黨員要走羣衆路線？可你得看看：這兒是什麼實際情況呀！

范 對呀，我們就是要掌握實際情況！

王 這裏的實際情況是工作要有魄力！要能克服一切困難！你說等羣衆想得清清楚楚，自覺自願了才來攪麼？你等吧，保險明年開了春，也辦不起一個副業生產合作社來！

范 你把羣衆想得這麼落後麼？

王 有什麼法子呢，羣衆只有這樣的覺悟程度嘛！所以我說教導員原則是對的，可是要靈活運用，對症下藥。

范 你吹柴運柴的辦法，真正適合羣衆的要求麼？

王 完全適合！北上鄉的情況我清楚得很，去年秋收我在這裏搞了三四個月，工作沒白做，那家可以出船，那家可以出棧，那幾個是積極份子，那幾個是調皮鬼，我可以一口氣報個數

目字給你聽。

范（無可奈何）王剛同志，這是你的優點，也是你的缺點，你太自信，太主觀！

王原則上接受你的意見，這回事情我可不承認，我提出的工作計劃和步驟是昨天區委會通過的，張區長和別的同志都贊成，反對的只有你和梁教導員。

范我和梁教導員也不是反對你的意見，只是希望你先把羣衆的思想搞通。

王話是不錯，你們的意見歸意見，也提不出實際辦法呀？

范我們沒有深入了解情況，還提不出實際辦法。好，好，這個問題我們不談了，等會兒梁教導員來了再談吧。我得去老薛老周那裏傳達工作。

王好吧，這個問題你可以問問老周和老薛的意見！

范老周完全同意你，他昨晚晚上就說過了，老薛是拿不出什麼主見的，還要問什麼？——哦，馮愛姑住在西村是不是？我想順路去看看她們。

王是西村。

范好，再見。

（范下，王思索和范的爭論，自己笑起來）

王說得倒容易，耐心說服羣衆！

（李阿毛上，見王有些慌亂）

李王同志，人都通知了，等一息就來。

王好！——哎，阿毛，你談談看，發點救濟米怎麼就出了大屁瀾？

李噯，這個——應該先駁我不是，可是這些羣衆也真他娘的落後！我又不是不民主，開會的時候，叫他們講話，活像要他命似的，死不吭氣！開完會，怪話又來了，這不是，那不

是，好像他娘的當了幹部，活活該死一樣！你問問看，王同志，這回發救濟米，我可領着一顆米沒有？我家裏兩天揭不開鍋了，我女人成天扭着我要飯吃，今天這頓早飯，還是在姚先生家裏打的游擊！

王 對！做革命工作的幹部就要這樣，吃苦在前，享福在後，還是你的優點，阿毛，要好好發揚！這裏的羣衆頑固落後，工作困難也是事實！還要我們拿出魄力來幹。任務非要完成不行！——哎，對了，你幹嗎把救濟米發給趙老萬、何有財兩家？

李 （支吾）這是阿大，他說按災情的輕重發，他們兩家田裏沒收起一顆米，我就——

王 你就把救濟軍屬的米救濟地主了？

李 （裁誣）都是阿大不聽我的意見……。

（外面李妻的聲音：「阿毛，阿毛……」）

王 誰？

李 我家小，（妻上）唉，你跑來幹什麼？

妻 （氣咻咻）幹什麼！找你呀！

王 好好，你倆談談吧，我鋪床去！（提着背包）

李 （肘好王，逃避妻）王同志，你累了，我來鋪。

王 不，我自己來，（拿背包）阿毛，張區長、梁教導員來了，叫我。

李 好，我就等在這兒，你放心。（王下，李對妻）你來幹什麼？

妻 （強硬的）許你來不許我來？我偏要來，死個人也大不了一條命！

李 死，死，你拿死吓我？

妻 吓你？你日不歸窩，夜不寄屋，成天跟姚先生混在一起，你

倒有得吃、有得喝，家裏灶上的灰都冷了。

李 農會裏事情忙呀！

妻 就算你事情忙吧，今天你領了救濟米，爲什麼不拿回家來；
你有心餓死我不是？

李 誰他媽的領了救濟米？我自家是農會委員，好領救濟米麼？
我是那種人麼？

妻 你這話騙得了別人，騙不了我，你是那種正派人呀！只有王
同志才給你蒙住了眼睛！

李 放你的屁！你再裝瘋賣傻的瞎扯，惹我火了，不打你頓好看的！

妻 打，你打，你打！（衝過來）

李 我臊你個娘！（一掌推過去，妻跌在椅上）

妻 （哭起來）打吧，早死了，早乾淨，不是打死，也是餓死，
三天吃不上兩頓飽飯，我這日子怎麼過呀！（大哭起來）

李 （急了）我的老祖宗，你別嚷了，王同志聽見了像什麼話！

妻 我怕什麼！豁出去這條命不要。嫁跟你這半年，我自家掙的
工錢，存的手飾，都給你騙去賭光吃光，還會兒你就變心
了，把我扔下不管了，我不要你養我，你還我工錢，還我的
手飾來！

李 好啦，好啦，算我倒楣，行不行，（急燥的）別噏啦，聽我
說，先去趙老萬家裏借兩升米吃幾天——

妻 趙老萬？這種日裏也借不出一盞油燈的有錢人家，會借米給
我？想得倒便宜！

李 女人家就是死心眼，我說行就行，你去呀！

妻 （疑惑）說行就行？爲什麼？

李 叫你去，你就去，扯什麼雞巴蛋。

妻 你不說清爽，我不去！